

· 心理卫生评估 ·

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的 效度和信度评价*

王愉茜¹ 臧寅垠¹ 彭玉佳^{1,2,3}

(¹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北京市行为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1 ²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北京 100871 ³ 跨媒体通用人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 北京 100080 通信作者: 彭玉佳 yujia_peng@pku.edu.cn)

【摘要】目的: 检验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CSAQ-A)的效度和信度。方法: 选取555名成人[年龄18~60岁, 平均(29±8)岁]完成CSAQ-A。采用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SAS)、简版惧怕否定评价量表(BFNE)、宾州忧虑问卷(PSWQ)、特质焦虑量表(STAI-T)、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为效标工具。间隔4周后143名成人完成重测。结果: 5因子结构的拟合指数良好($\chi^2/df=3.06$, CFI=0.92, TLI=0.91, RMSEA=0.06, SRMR=0.05); CSAQ-A得分与LSAS、BFNE、PSWQ、STAI-T、BDI-II得分均呈正相关(ICC=0.40~0.67, 均 $P<0.001$)。CSAQ-A总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6, 重测信度为0.80。结论: 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评估成年人群社交焦虑症状的效度和信度良好。

【关键词】 社交焦虑; 成人; 效度; 信度; 测量等值性

中图分类号: B84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729(2024)008-0730-07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24.08.015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4, 38(8): 730-736.)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Chines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WANG Yuxi¹, ZANG Yinyin¹, PENG Yujia^{1,2,3}

¹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²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³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ijing Institute for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ijing 10008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PENG Yujia, yujia_peng@pku.edu.cn

【Abstract】Objective: To test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Chines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CSAQ-A). **Methods:** Totally 555 participants [aged 18 to 60 years, average age (29 ± 8)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CSAQ-A. The 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 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 (PSWQ),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STAI-T), and Beck Depression Scale-Second Edition (BDI-II)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criterion validity. After 4 weeks, 143 subjects were retested. **Result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fiv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CSAQ-A exhibited excellent fit indices ($\chi^2/df=3.06$, CFI=0.92, TLI=0.91, RMSEA=0.06, SRMR=0.05). The CSAQ-A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LSAS, BFNE, PSWQ, STAI-T and BDI-II (ICC=0.40~0.67, $P_s<0.001$). 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of the CSAQ-A scale was 0.96, 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80. **Conclusion:** The Chines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has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nd could effectively evaluate social anxiety in the Chinese adult population.

【Key words】 social anxiety; adults; validity; reliabil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Chin Ment Health J, 2024, 38(8): 730-736.)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200854), 青年托举人才项目(2021QNRC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00077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371139)

社交焦虑障碍近年来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2000-2015 年间,我国社交焦虑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 4.11%,居焦虑类障碍前位,影响着我国约五千万人^[1]。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Fifth Edition, DSM-5)^[2],社交焦虑障碍主要表现为对社交场合感到强烈不适和焦虑,并产生回避行为^[3],进而对个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严重影响正常工作与生活^[4]。即使未达到临床水平,几乎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社交焦虑的体验^[5]。

社交焦虑障碍与其他焦虑障碍和抑郁症具有高度共病性。其中,社交焦虑障碍与抑郁症共病率达 35%~70%^[6-7]。患有抑郁共病的社交焦虑患者往往经历更严重的社交焦虑症状和具有更高的复发风险,而社交回避引起的缺乏社会支持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抑郁症状以及更高的自杀风险^[8]。同时,由于所有的焦虑类疾病的核心症状都是恐惧、焦虑和相关行为问题,因此约半数社交焦虑患者存在一种或多种其他的终身焦虑症共病^[8]。因此,社交焦虑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体的抑郁、焦虑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同时,社交焦虑障碍有其独特性,具有具象的社会场景相关的恐惧对象。

西方对社交焦虑症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人强调相互依赖和与他人和谐相处^[9],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下的社交焦虑特质和内表型与西方不完全重叠。此外,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的研究思路,将有助于推进社交焦虑机制及亚型的研究^[10-11]。然而,国内已有的测量社交焦虑症状的工具,如简版惧怕否定评价量表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12-13]、社交互动焦虑量表 (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SIAS)^[14-15]、社交恐惧量表 (Social Phobia Scale, SPS)^[14-15] 和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 (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16-17],均是从单一维度描述社交焦虑症状,缺乏对社交场景的多维度的划分。Caballo 等在 2011 年针对引起社交焦虑和不适的社会情境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编制出了 5 因子结构的成人社交焦虑问卷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s-Adults, SAQ-A)^[18]。该问卷已被拉丁美洲、美洲、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研究者广泛使用并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19-21]。该问卷不仅聚焦于社交焦虑症状的多维度测量,同时有助于量化引起社交焦虑和不适的社交场合构成,进而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差异。本研究引入该问卷并检验其效度和信度,为我国社交焦虑症状的研究提供依据社交场景划分的多维度测量工具,为进行社交焦虑的跨文化研究打下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心理测量学研究表明,所需样本量应为施测条目的 5~10 倍^[22],故本研究最少需要有效问卷 300 份。

通过问卷星平台和见数平台在线发放调查问卷,投放样本市场和社交网络平台招募受试者自愿参与,选取成人团体 (18~60 岁) 进行统计分析。施测过程中,问卷依据条目数量均匀设置 6 个控制条目,其中 4 个条目为要求被试选择特定的选项,如:请选择“一点点”;其余 2 个条目为 SAQ-A^[18]中的条目“被持武器的团伙打劫或劫持”和“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这两个场景下的焦虑和不适,考察被试是否给出合理的答案。实际共回收问卷 1 127 份,有效问卷 555 份,回收率 49.24% (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为 CSAQ-A 的控制条目选项均选择“很高”或“非常强烈”,且其他控制条目均正确)。其中男 245 人,女 310 人;年龄 18~60 岁,平均年龄 (29±8) 岁。间隔 4 周后,共 295 人完成了重测,剔除无效数据后,获有效匹配数据 143 份,男 54 人,女 89 人;平均年龄 (28±7) 岁。

本研究获得北京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在正式填写问卷之前,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

1.2 工具

1.2.1 成人社交焦虑问卷 (SAQ-A)^[18]

为自评问卷,评估个体面对不同社交焦虑场合的不适和恐惧程度。共 30 个条目,分为 5 个因子:因子 1“面对公众与权威讲话或交流”(F1),包含条目 3、7、13、19、26、31;因子 2“与异性互动”(F2),包含条目 4、6、21、24、29、32;因子 3“坚定地表达不满”(F3),包含条目 2、5、9、12、15、28;因子 4“面对批评和尴尬”(F4),包含条目 1、8、17、22、25、30;因子 5“与陌生人互动”(F5),包含条目 11、14、16、

18、20、23。此外,问卷还包含2个控制条目,分别为条目10“被持武器的团伙打劫或劫持”、条目27“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不计入总分。每个条目5级评分(1=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2=一点点;3=有一些;4=较高;5=非常强烈),问卷总分150分,单一因子总分30分。总分越高,表明其感到的不安和紧张越强烈。

本研究在获得原问卷作者授权许可后进行中文版修订。首先,由2名心理学专家各自单独翻译原版问卷,共形成两份初稿1,讨论后形成一份初稿2。然后,请2名英语专业人员对初稿2进行回译后,2名心理学专家比较其与原版英文问卷的差异并修改,确保内容一致性,形成定稿。例如,条目17“Being teased in public”在初稿2中被翻译为“在公共场合被戏弄”,回译后发现“tease”和“戏弄”对应模糊,经过2名心理学专家反复讨论,修改为“在公共场合被戏弄、捉弄或嘲笑”。最后,方便选取53名大学生进行预实验(男21人,女32人),访谈收集被试对问卷条目的理解和建议,通过逐项分析比较修正,形成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Chines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CSAQ-A)最终版本。预实验的访谈数据显示,CSAQ-A最终版本具有可理解性,并符合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

1.2.2 效标关联效度工具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 (LSAS)^[17]:共24个条目,主要评定个体面对社交场合和操作情景中的恐惧焦虑和回避程度。量表采用0(无/从未)~3(严重/总是)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恐惧程度越高或回避行为频率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7]。本研究中总量表及2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97、0.94、0.94。

简版惧怕否定评价量表 (BFNE)^[13]:共12个条目,用于测量个体的惧怕否定评价程度。惧怕否定评价被认为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症状^[23]。该量表采用1(与我完全不相符)~5(与我极其相符)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惧怕否定评价程度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92。

宾州忧虑问卷 (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 PSWQ)^[24]:共16个条目,分为焦虑缺失和一般焦虑2个因子。采用1(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5级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忧虑程度越高。该量表已被证明在我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4]。本研究中总问卷及2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89、0.74、0.94。

特质焦虑量表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Trait, STAI-T)^[25]:共20个条目,采用1(完全没有)~4(几乎总是如此)4级评分。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92。

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DI-II)^[26]:共21个条目,分为躯体化-情绪和认知2个因子。采用4级评分,总分为0~63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6]。本研究中总量表及2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0.96、0.94、0.92。

1.3 统计方法

采用 R 4.1.2 (<https://www.rstudio.com/>) 进行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用总样本进行条目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效标关联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测量等值性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各条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分析考察问卷的鉴别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问卷的结构效度;采用组内相关系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efficient, ICC) 检查效标关联效度和重测信度;根据 Cronbach α 系数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以 $P < 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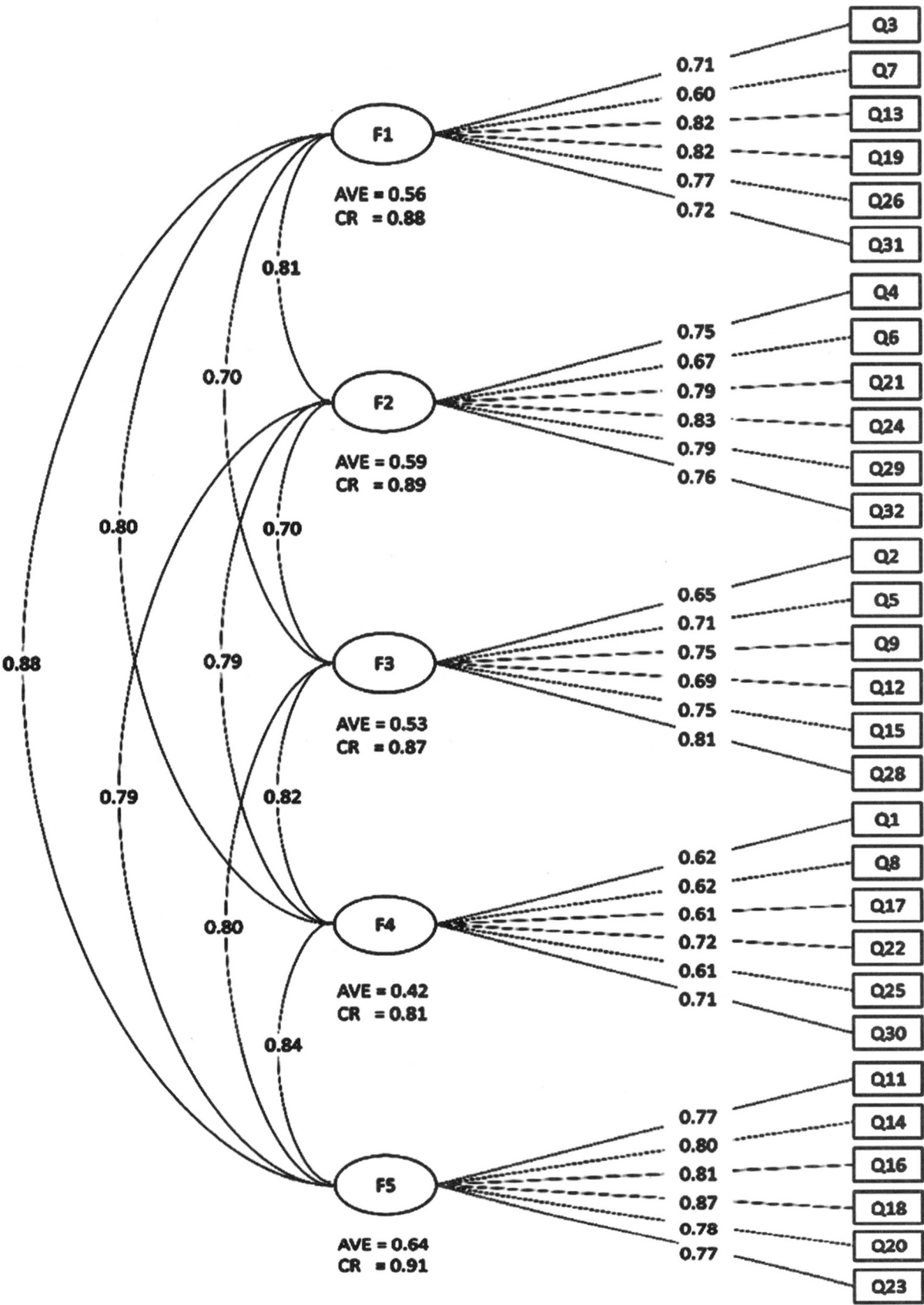
2.1 条目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每个条目得分均与总分正相关。选取 CSAQ-A 总分分布中低分的27%标准以下者 (CSAQ-A 得分 ≤ 81 分) 为低分组,高分的27%标准以上者 (CSAQ-A 得分 ≥ 110 分) 为高分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2组的各条目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 0.05$)。

2.2 效度分析

2.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原问卷已有的5个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5因子模型拟合良好 ($\chi^2/df = 3.06$, CFI = 0.92, TLI = 0.91, RMSEA = 0.06, SRMR = 0.05)。各条目在对应因子上的因子负荷在0.60



注：CSAQ-A, 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 Q, CSAQ-A 各条目; F1, 面对公众与权威讲话或交流; F2, 与异性互动; F3, 坚定地表达不满; F4, 面对批评和尴尬; F5, 与陌生人互动; AVE, 平均方差变异; CR, 组合信度。

图 1 CSAQ-A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0.87 之间, 大部分条目的因子负荷 >0.70, 说明其各因子对所属条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图 1)。此外, 除 F4 以外的各因子平均方差变异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均 >0.50, 其中 F4 的 AVE 值为 0.42, 但 5 个因子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均 >0.80, 说明聚合效度理想。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5 个因子得分两两之间呈正相关 (表 1)。F1 ~F5 5 个因子的 AVE 平方根值分别为 0.75、0.77、0.73、0.65、0.80。除 F4 以外, 因子得分间相关系数均小于或接近因子 AVE 平方根值表明, 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2.2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CSAQ-A 总分 (94.9 ± 23.0) 及 5 个因子分与 LSAS 总分、BFNE 得分、

PSWQ 总分、STAI-T 得分和 BDI-II 总分均呈正相关 (表 2)。

表 1 CSAQ-A 各因子得分间的相关性 (r)

因子	$\bar{x} \pm s$	F1	F2	F3	F4
F1	20.1 ± 5.4				
F2	20.0 ± 5.4	0.73***			
F3	18.0 ± 5.4	0.61***	0.62***		
F4	20.1 ± 4.3	0.69***	0.68***	0.72***	
F5	16.7 ± 5.8	0.78***	0.73***	0.73***	0.74***

注: F1, 面对公众与权威讲话或交流; F2, 与异性互动; F3, 坚定地表达不满; F4, 面对批评和尴尬; F5, 与陌生人互动。***P<0.001。

表 2 CSAQ-A 的效标关联效度 (ICC)

变量	$\bar{x} \pm s$	F1	F2	F3	F4	F5	CSAQ-A 总分
LSAS 总分	46.2 ± 25.3	0.26***	0.22***	0.22***	0.19***	0.28***	0.67***
BFNE 得分	38.9 ± 11.8	0.37***	0.30***	0.31***	0.32***	0.37***	0.42***
PSWQ 总分	46.7 ± 13.6	0.38***	0.34***	0.32***	0.30***	0.37***	0.51***
STAI-T 得分	41.7 ± 12.2	0.37***	0.35***	0.32***	0.30***	0.36***	0.44***
BDI-II 总分	11.5 ± 11.8	0.31***	0.30***	0.33***	0.27***	0.37***	0.40***

注: F1, 面对公众与权威讲话或交流; F2, 与异性互动; F3, 坚定地表达不满; F4, 面对批评和尴尬; F5, 与陌生人互动。***P<0.001。

2.3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 CSAQ-A 总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 F1 ~F55 个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8、0.89、0.87、0.81、0.91。

重测信度: 间隔 4 周后, CSAQ-A 总问卷的重测信度 (ICC) 为 0.80, 5 个因子的 ICC 分别为 0.75、0.74、0.77、0.71、0.74。

2.4 跨性别等值性检验

等值性检验结果显示 (表 3), 模型拟合指数 CFI、TLI、SRMR 以及 RMSEA 均接近或优于标准值^[27], 表明各模型的数据拟合良好。比较弱等值模型与形态等值模型 (M2 vs. M1)、强等值模型与弱等值模型 (M3 vs. M2)、严格等值模型与强等值模型 (M4 vs. M3) 发现, 模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 CSAQ-A 在不同性别群组的形态等值性、弱等值、强等值及严格等值成立。

表 3 CSAQ-A 在中国成人人群体中的性别等值性检验

模型	χ^2	df	CFI	TLI	BIC	RMSEA	SRMR	$\Delta\chi^2$	ΔCFI	$\Delta RMSEA$
M1	1 717.54	790	0.913	0.904	42 096	0.065	0.065			
M2	1 745.34	815	0.912	0.907	41 966	0.064	0.064	27.80	0.001	0.001
M3	1 781.62	840	0.911	0.908	41 844	0.064	0.064	36.28	0.001	0.000
M4	1 816.56	870	0.911	0.911	41 689	0.063	0.057	34.94	0.000	0.001

注: M1, 形态等值模型; M2, 弱等值模型; M3, 强等值模型; M4, 严格等值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文化引入了 SAQ-A 并检验其

在成人人群体中的效度和信度。在研究过程中, 2 名心理学专家确认了 CSAQ-A 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条目分析证实, 依照总分划分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在

每个条目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所有条目均有较好的社交焦虑特质区分度。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条目的得分与总分显著正相关,说明各条目均与总问卷测量对象一致。因此,该问卷条目质量良好,在修订的过程中保留了全部 30 个条目和 2 个控制条目。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CSAQ-A 适合原问卷中的 5 因子结构模型,且数据结果拟合程度良好,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CSAQ-A 总分与 LSAS、BFNE、PWSQ、STAI-T 和 BDI-II 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20]一致,说明 CSAQ-A 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此外,该结果表明社交焦虑症状与其他焦虑抑郁症状存在重叠,为社交焦虑障碍与其他焦虑抑郁障碍的高度共病提供证据。

信度分析发现,CSAQ-A 总问卷和 5 个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较高;总问卷和 5 个因子的重测信度均良好。说明该问卷存在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值性检验结果表明,CSAQ-A 在不同性别群组之间不仅潜变量的构成相同,而且其因子负荷、截距起点、残差方差在跨性别样本间相等。该结果与原问卷结果^[18]一致,表明 CSAQ-A 同样存在跨性别测量的不变性,可用于进行跨性别样本的社交焦虑水平的比较。

综上所述,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在我国成人人群中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可以用于评估成年群体的社交焦虑症状。相比于传统其他社交焦虑问卷,CSAQ-A 具有以下优势。首先,CSAQ-A 将社交焦虑症状细分为 5 个因子,通过聚焦社交焦虑者对于特定社交环境的不适,促进社交焦虑亚型的分析与探究,从而采取更精准的干预方法。其次,CSAQ-A 避免了文化特异性的部分提问,如 LSAS^[16-17]中“在有人注视下工作”,“公共场合与人共饮”等文化特异性场景,具有跨文化间稳定的因子结构。除本研究的中国群体以外,原问卷在拉丁美洲、美洲和欧洲等多个国家群体中仍保持该 5 因子结构^[19-21]。因此,该结构稳定性有利于未来社交焦虑症状的跨文化研究,以及社交焦虑症状相关研究的整合和 meta 分析。

本研究同时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抽样不具有完全随机性,因抽样过程基于广泛的网络问卷发布,可能存在样本选取的偏差。第二,使

用 CSAQ-A 自带的 2 个控制条目“被持武器的团伙打劫或劫持”和“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是导致问卷回收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采用的纳入标准为 2 个控制条目选项为“很高”或“非常强烈”,然而未来在实际使用中是否需要放宽 2 个条目的限制条件仍有待商榷,如:是否将通过选项放宽,因为考虑到特定家庭背景因素可能存在个体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较远,因而不适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试认真填写问卷,也会被排除。取消“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的控制条目后,再次进行本研究中所有信效度检验分析,结果发现问卷信效度结果基本不变。因此,在实际使用 CSAQ-A 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保留 2 条控制条目,或排除控制条目“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第三,本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常和亚临床样本,而原问卷基于非临床和临床样本进行探究,表明该问卷的临床应用性,未来 CSAQ-A 应用于临床的可能性及其非临床/临床划分阈值仍需进一步探究。

致谢:感谢成人社交焦虑问卷原作者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Vicente E. Caballo 教授及其同事同意本研究的开展以及对原问卷的解释,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自立在工具查找、外国语学院高茜曼在数据收集平台搭建的贡献,以及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臧寅垠研究员和彭玉佳研究员实验室所有同学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Guo X, Meng Z, Huang G, et al. Meta-analysis of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disorder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J]. Sci Rep, 2016, 6(1): 28033. doi: 10. 1038/srep28033

[2] Den Boer JA. Social anxiety disorder/social phobia: epidemiology, diagnosis, neurobiology, and treatment [J]. Compr Psychiatry, 2000, 41(6): 405 - 415.

[3] Stein MB, Stein DJ.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Lancet, 2008, 371 (9618): 1115 - 1125.

[4] Burklund LJ, Craske MG, Taylor SE, et al. Altered emotion regulation capacity in social phobia as a function of comorbidity [J].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5, 10(2): 199 - 208.

[5] King M. Social chemistry: decoding the patterns of human connection [M]. Penguin: Dutton, 2022.

[6] Koyuncu A, Ertekin E, Binbay Z, et al. The clinical impact of mood disorder comorbidity o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Compr Psychiatry, 2014, 55(2): 363 - 369.

[7] Stein MB, Tancer ME, Gelernter CS, et al. Major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ocial phobia [J]. Am J Psychiatry, 1990, 147(5): 637 - 639.

[8] Koyuncu A, İnce E, Ertekin E, et al. Comorbidity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challenges [J]. Drugs Context, 2019, 8: 212573. doi: https://doi.org/10. 7573/dic. 212573.

[9] Fan Q, Chang WC. Social anxiety among Chinese people [J]. Sci World J, 2015, 2015: 743147. doi: https://doi.org/10. 1155/2015/743147.

[10] Westenberg HG. The nature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J Clin

Psychiatry, 1998, 59(17): 20 – 26.

[11] Nagata T, Suzuki F, Teo AR. Generalize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 still-neglected anxiety disorder 3 decades since Liebowitz's review [J].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 2015, 69(12): 724 – 740.

[12] Leary MR. A 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J].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83, 9(3): 371 – 375.

[13] 马弘. 惧怕否定评价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NE)[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228 – 230.

[14] Mattick RP, Clarke JC.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measures of social phobia scrutiny fea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J]. Behav Res Ther, 1998, 36(4): 455 – 470.

[15] 叶冬梅, 钱铭怡, 刘兴华, 等. 社会交往焦虑量表和社交恐惧量表的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115 – 117.

[16] Baker SL, Heinrichs N, Kim HJ, et al. The 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as a self-report instrument: a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analysis [J]. Behav Res Ther, 2002, 40(6): 701 – 715.

[17] 何燕玲, 张明园.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J].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2004, 3(2): 5.

[18] Caballo VE, Salazar IC, Iruiria MJ,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and multicultural validity of a new measure of social anxiety: th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J]. Behav Ther, 2012, 43(2): 313 – 328.

[19] Arimitsu K, Hitokoto H, Kind S, et al. Differences in compassion, well-being, and social anxie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A [J]. Mindfulness, 2019, 10: 854 – 862. doi: 10.1007/s12671 – 018 – 1045 – 6.

[20] Bravo MA, Lecomte T, Corbière M,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J]. Int J Psychol Psychol Ther, 2019, 19(1): 101 – 110.

[21] Mosarezaee M, Tavoli A, Montazeri A.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Persian version of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SAQ-A30) [J]. Health Qual Life Outcomes, 2020, 18 (1): 206. doi: 10.1186/s12955 – 020 – 01457 – 2.

[22] Tinsley HE, Tinsley DJ. Uses of factor analysi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research [J]. J Couns Psychol, 1987, 34(4): 414 – 424.

[23] Spence SH, Rapee RM. The etiology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n evidence-based model [J]. Behav Res Ther, 2016, 86: 50 – 67. doi: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16.06.007.

[24] 沙丽曼, 王纯, 刘军, 等. 宾州忧虑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康复, 2006, 10(30): 24 – 27.

[25] 舒良. 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Form Y)[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增刊): 238 – 241.

[26] 王振, 苑成梅, 黄佳, 等. 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在抑郁症患者中的信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6): 576 – 480.

[27] 白新文, 陈毅文. 测量等价性的概念及其判定条件[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 12(2): 231 – 239.

编辑: 靖华

2023 – 06 – 28 收稿

附

成人社交焦虑问卷中文版
(Chinese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for Adults, CSAQ-A)

下面是一系列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有压力或紧张的社交场合, 请选择能反映你在每个社交场合中感到的不安、有压力或紧张的程度。如果你从未经历过上述情况, 请想象一下, 如果你处在那种情况下, 你的不安、有压力或紧张的程度, 并选择对应的选项。每个条目 5 级评分 (1 = 完全没有或几乎没有; 2 = 一点点; 3 = 有一些; 4 = 较高; 5 = 非常强烈)。

1 与人打招呼却被无视。	17 在公共场合被戏弄、捉弄或嘲笑。
2 不得不要邻居停止制造噪音。	18 在聚会或会议中与不认识的人交谈。
3 在公众场合演讲。	19 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 或在会议中被上级点名发言。
4 邀请有吸引力的异性约会。	20 与刚认识的人交谈时看着对方的眼睛。
5 向餐厅服务员抱怨我的食物。	21 被我喜欢的人约出去。
6 感觉被异性注视。	22 在别人面前犯错。
7 参加有权威人士出席的会议。	23 参加一个我只认识一个人的社交活动。
8 与一个不注意听我说话的人说话。	24 和一个我喜欢的异性主动开始谈话。
9 拒绝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25 因为自己做的错事而受到训斥。
10 被持武器的团伙打劫或劫持。	26 与同事或同学吃饭时被要求当众代表大家发言。
11 结交新朋友。	27 我的父母之一得了重病。
12 告诉别人他们伤害了我的感情。	28 告诉某人他们的行为让我不舒服, 并要求他们停止。
13 不得不在课堂上、工作中或会议上发言。	29 邀请一位我觉得有吸引力的人跳舞。
14 和一个刚认识的人聊天。	30 被人批评或评论。
15 对我找麻烦的人表达我的不满。	31 与上级或权威人士说话。
16 在多半是陌生人的社交场合里, 和大家一一打招呼。	32 和一位吸引自己的人说, 我想进一步了解你。

注: 条目 10、27 为控制条目, 不计入总分。